



08054

唐鑑卷之七

宋呂祖謙音註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高宗

永徽元年正月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爲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言漢文立制本爲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本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喪畢成昏帝從之

臣祖禹曰君喪三年古未之改也漢文率情變禮雖欲自損以便人而不知使人入於夷狄也自是

卷七

唐鑑

一

退補齋藏板

以後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嗣君遂亦不爲三年之服唐之人主鮮能謹於禮者故有公除而議昏亮陰而舉樂忘父子之親固不可矣然如漢文之制志寧之議是亦有父子而無君臣也內無父子外無君臣而欲教化行禮俗成難矣爲國家者必務革漢文之薄制遵三代之隆禮教天下以方喪三年則眾著於君臣之義矣

三年正月梁建方大破處月朱邪孤注御史劾奏建方逗留不進高德逸敕令市馬自取駿者帝以建方

等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逸所助之馬筋力異常請實中廐帝謂侍臣曰道裕法官進馬非其本職妄希我意豈朕行事不爲臣下所信邪朕方自咎故不欲黜道裕耳二月甲寅帝御安福門樓觀百戲觀去聲乙卯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爲聲樂朕聞胡人善爲擊鞠之戲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卽有羣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爲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易音異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誠

卷七

唐鑑

二

退補齋藏板

臣祖禹曰高宗卽位之初日引刺史問民疾苦尊禮輔相恭己以聽故永徽之政有貞觀之風唐長孫無

忌傳初無忌與褚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之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己以聽察道裕希旨而自責行己之不足取信觀胡

人進戲而知所好之不可不慎率是道也豈不足爲賢君哉不數年而悖謬昏惑忠臣不可諫骨肉不相保雖享國之日久卒成武氏之篡何哉同上

陰圖帝暗於聽受卒以屠覆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初親賢後用佞也書昌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書洛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

其絕周公所以戒成王也況高宗乎

五年九月帝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臣祖禹曰太宗嘉納正言導羣臣以諫爭唐魏徵傳上太

宗疏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爭爭音諍是以論闕失者日相繼也後

嗣承其餘烈以高宗之闇而求言於臣下如此由

其祖宗爲之法也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文王有聲

詩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有聲毛氏云燕安翼敬也鄭氏云貽傳也孫順也太

卷七

唐鑑

三

退補齋藏板

宗之謂矣

帝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餘極驩席上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帝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它語竟不順旨帝及昭儀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母楊氏詣無忌第屢有所請無忌終不許衛尉卿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后而立妾故官無忌妾子又

重賂以悅之誘之以利非德賞也而無忌受其官與賜豈未之思乎夫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於利不足以爲重矣無忌苟辭其官反其賜而不受使其君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

書同命繩愆糾謬格其非心

而益見憚矣

憚忌也

無忌不知出此

卒使武后怨其受賜而不助已姦臣得以入其謀

高宗無足譏焉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六年九月帝召大臣欲廢皇后立武昭儀李勣稱疾不入褚遂良以死爭帝大怒長孫無忌曰遂良受先

卷七

唐鑑

四

退補齋藏板

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韓瑗涕泣極諫又上疏諫來濟上表諫帝皆不納他日李勣獨入見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旣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

孔安國書

傳臨終之命曰顧命

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爲不可則

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孽后之立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豈不博

哉太宗以勤爲忠託以幼孤而大節如此

見上書注

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

書臯陶謨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

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信矣

麟德二年二月帝詔及隋煬帝謂侍臣曰煬帝拒諫

而亡朕常以爲戒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

對曰陛下所爲盡善羣臣無得而諫

臣祖禹曰甚矣李勣之佞也陷君於惡又諂以悅

之君有求諫之心而臣無納忠之志其罪大矣勣

本羣盜不學無識可爲將而不可爲相

唐本贊大業末翟讓

卷七

唐鑑

五

退補齋藏板

勤年十七往從以輔少主

同上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勤無恩今以事出之

我死宜卽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壘州都督高宗立召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

樞密遂爲尙書右僕射

居伊周之地

伊尹輔太甲周公輔成王非其任矣

總章元年四月彗星見於五車帝避正殿減常膳撤

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

見音現

高麗將

滅之兆也帝曰朕之不德謫見于天豈可歸咎小夷

且高麗百姓猶朕之百姓也不許戍辰彗星滅

臣祖禹曰天垂象聖人則之

易繫辭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

三

辰之眚

三辰日月星辰皆過也

天所以警戒人君也昔齊景

公欲禳彗星晏子曰彗所以除穢君無穢德又何

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

左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

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詔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而許敬宗諂人主歸咎高麗豈不矯誣上天

乎高宗庸昏而猶能出人君之言其至誠足以動天矣然則自古失道之君未必其身親爲不善也

二年八月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多以

卷七

唐鑑

六

退浦齋藏板

爲未宜遊幸帝聞之御延福殿召五品以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守故朕欲巡視遠俗若果以爲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何也自宰相以下莫敢對詳刑大夫來公敏獨進曰巡守雖帝王常事然今高麗新平餘寇尙多西邊經略亦未息兵隴右戶口彫弊變輿所至供億百端誠爲未易外間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羣臣不敢陳論耳帝善其言爲之罷西巡未幾擢公敏爲黃門侍郎

臣祖禹曰自褚遂

良韓瑗來濟之逐

唐本傳褚遂良貶愛州刺

史卒韓瑗貶振州卒王崇曰武長孫無忌之死唐本

后遣使殺之來濟坐貶庭州卒傳無忌詔削官天下以言為諱久矣而高宗責羣

臣之不言若賢主之所為何哉蓋親見太宗孜孜

求諫聽受直言於心不忘而欲慕其名是以時亦

為之及其溺於所愛不顧禮義則雖以元舅之親

無忌高宗舅顧命之臣遂良長孫無忌受太宗遺詔遂良傳太宗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以先帝遺言

爭之確乎其不可入也易乾卦確乎其不可拔也涼州之不行

得非武后之意乎其從諫之易也易音異且不從

卷七

唐鑑

七

退補齋藏板

其大而從其細雖曰能聽諫而謹其細行書旅葵不矜細

行終累大德行去聲亦不免溺於大惡也惡如字

十一月李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

能立門戶遭不肖蕩覆無餘吾有子孫今悉付汝我

死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搃殺

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言

臣祖禹曰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

必餘殃易坤卦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而不早辨也君子如欲澤及其子孫

漸矣由辨而不早辨也君子如欲澤及其子孫

世守其門戶則莫若積善以遺之而已矣房杜事

君以忠其子孫不肖覆宗絕祀出於不幸非其積

不善也李勣一言而廢母后立孽子殺忠臣唐本傳帝

欲立武昭儀為皇后畏大臣異議未決帝召勣與

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

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持不可

志寧顧望不對帝後密訪勣曰將立昭儀而顧命

之臣皆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煩問外

人帝意遂定而王皇后廢詔勣志寧奉冊立武氏

其後無忌遂良韓瑗等死皆由此故云殺忠臣

罪不容誅得死牖下幸矣

至於其孫率羣不逞以起兵以興復為辭而希覬

非望之福戮及父祖剖棺暴尸豈非餘殃哉唐李敬業

傳敬業勣子震之子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

憤之敬業乘人怨謀起兵旬日兵十餘萬武后遣

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削其父祖官爵毀冢藏除屬籍

而勣之將死乃以房杜為戒可謂不能省己者矣古者父子之間不責

善孟離婁父子之間不責善青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骨肉之親無絕也

而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遽使殺之殘忍無親何異於夷貊乎貊岩夷人也非所以為訓也

上元二年四月太子弘薨五月下詔朕方欲禪位禪音

善

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可諡為孝

敬皇帝

卷七

唐鑑

八

退補齋藏板

臣祖禹曰皇帝者有天下之號苟無其位非所以爲贈諡也父沒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尊其子豈禮也哉李泌以爲武后欲謀篡國酖太子弘蓋高宗不之知而後復加之尊名以掩其迹是時政出於后高宗尸位而已

通鑑考異曰新書本紀云天

壁宮遇酖薨唐歷云弘仁孝英果深爲上所鍾愛以請嫁三公主失愛於天后不以壽終實錄補傳皆不言弘遇酖按李泌對肅宗云孝敬皇帝爲太子監門仁明豈憐天后方圖臨朝乃酖殺立雍王賢爲太子新書蓋據此及唐歷也按弘之死其文難明今但云時人以爲天后酖之疑以傳疑其

後明皇追諡寧王憲

唐讓皇帝憲傳帝以憲推天

卷七

唐鑑

九

退補齋藏板

乃追諡

代宗追諡建寧王倓

唐承天皇帝倓傳代

宗大歷元年有詔以倓當艱難時首定大謀排眾議於中國有功乃追諡承天皇帝

以此爲故事皆不

正之禮不可以爲後世法也

弘道元年二月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李義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遷舊墓帝聞之怒曰義琰倚勢乃陵其舅家不可復知政事義琰聞之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庚子以義琰爲銀青光祿大夫致仕

臣祖禹曰高宗責義琰爲宰相而陵其母家不可以率天下斯言當矣然己以讒殺元舅

高宗舅長孫無忌高

宗欲立武昭儀無忌固言不後既立銜之敬宗言無忌反遂下詔削官爵于黔州卒出本傳

而不自知惡何以責臣下之薄於母黨乎由此觀之高宗內牽嬖陰外劫讒言以無忌之親一旦誅

斥祚移后家哀哉

右高宗在位三十三年崩年五十六

中宗

嗣聖元年春正月甲辰朔改元赦天下帝欲以皇后父韋立貞爲侍中宰相裴炎固爭帝怒曰我以天下與立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白太后二月戊午廢

卷七

唐鑑

十

退補齋藏板

帝爲廬陵王幽之立豫王旦爲皇帝政事皆決於太后豫王居別殿不得有所預立永平王成器爲皇太子赦天下改元文明秋九月甲寅赦天下改元光宅己巳追尊武氏祖考皆爲王妣皆爲妃冬十月柳州司馬李敬業舉兵於揚州以匡復爲辭太后遣李孝逸李知本率兵三十萬討之復敬業姓徐氏十一月敬業爲其黨王那相所殺

二年春正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垂拱三月丙辰遷帝於房州

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冬十月有山出于新豐縣太
后改新豐爲慶山

四年秋九月虢州人楊初成自稱郎將募人迎帝於
房州太后殺之

五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夏五
月太后加號曰聖母神皇秋八月琅邪王冲舉兵於
博州太后遣丘神勣率兵拒之冲爲其下所殺越王
貞舉兵於豫州九月太后遣魏崇裕岑長倩率兵拒
之削貞冲屬籍改其姓爲虺氏貞自殺冬十二月太
后殺霍王元軌江都王緒大殺唐宗室流其幼者於
嶺南改明堂爲萬象神宮

卷七

唐鑑

七

退補齋
藏板

六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享於萬象神宮赦天下
改元永昌追尊考曰皇妣曰后夏四月殺汝南王煒
鄱陽公誣等宗室十二人秋七月流紀王慎于巴州
改其姓爲虺氏冬十月殺嗣鄭王璪等六人流嗣滕
王循琦等六人于嶺南十一月太后大赦改元載初
以十一月爲元年正月十二月爲臘月來歲正月爲
一月除唐宗室屬籍

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殺梁郡公孝逸
秋七月流舒王元名於和州殺豫章郡王亶澤王上
金許王素節八月殺南安郡王穎等宗室十二人九
月壬午太后改國號曰周大赦改元天授加尊號曰
聖神皇帝以豫王爲皇嗣賜姓武氏永平王爲皇孫
立武氏七廟追尊祖考皆曰皇帝妣皆曰皇后武氏
親屬皆爲王女皆爲公主冬十月殺許王素節之子
瑛等八人十一月改置社稷納武氏主於太廟改唐
太廟爲享德廟乙酉日南至祀昊天上帝於明堂以

武氏祖配

卷七

唐鑑

十一

退補齋藏板

八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九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如意
秋九月赦天下改元長壽更以九月爲社冬十二
月殺豫王妣劉氏德妃竇氏

十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赦天下改元
延載十一月赦天下改元證聖萬象神宮火

十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秋九月太后合祭天地於

南郊赦天下改元天冊萬歲十二月封於神岳赦天下改元萬歲登封禪於少室

十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三月太后復作明堂改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冬十一月享於通天宮族劉思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千餘人

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作九鼎秋七月享於通天宮赦天下改元神功冬十一月甲子享於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聖歷

十五年春正月戊午帝至自房州冬十一月太后以

豫王旦爲相王

十六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十七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月太后復以正月爲

十一月十月爲正月赦天下

十八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太后改元大足冬十月太后

后如京師赦天下改元長安

十九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祀南郊

二十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如東都

二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卷七

唐鑑

七

退補齋藏板

神龍元年春正月癸卯張柬之崔玄暉敬暉桓彥範
袁恕己李湛薛思行趙承恩楊元琰李多祚崔泰之
朱敬則冀仲甫翟世言王同皎率左右羽林兵迎帝
於東宮誅張易之張昌宗張同休張昌儀張景雄甲
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復於位徙太后於上陽宮二月
甲寅復國號曰唐

臣祖禹曰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
歲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必書曰公
在乾侯不與季氏之專國也

春秋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於齊次

卷七

唐鑑

十四

退補齋藏板

於陽州杜預云諱奔故曰孫若自孫讓而去位者
陽州齊魯境上邑孫音遜二十六年三月公至自
齊居于鄆二十七年同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
侯在魏郡斤立縣晉境內邑二十九年春公至自
乾侯居于鄆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三十一年
同三十二年正月公在乾侯取闕十二月己未
公薨于乾侯自二十五

年自三十二年共八年自司馬遷作呂后本紀後
世爲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於本紀其於紀
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未用也或曰武后母
也中宗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中宗欲以
天下與韋元貞不得爲無罪武后實有天下不得
不列於本紀不沒其實所以著其惡也臣以爲不

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也武后以無罪而廢其子是絕先君之世也況其革命乎中宗曰我以天下與韋元貞何不可此乃一時拒諫之忿辭非實欲行之也若以爲罪則漢哀帝之欲禪位董賢前佞幸董賢傳哀帝卽位賢隨太子官爲郎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爲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悅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由是寵愛日甚爲駙馬都尉侍中旬日間賞累鉅貲振朝廷常與上臥起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閎兄弟侍中常侍皆在側上從容觀賢曰吾欲法堯舜禪如何闕進曰天下乃高祖天下非陛下之有也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不悅禪音善其臣亦可廢立也春秋吳楚之君

卷七 唐鑑

五 退補齋藏板

不稱王所以存周室也

史孔子世家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天

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豈得而間之故臣復係嗣

聖之年黜武氏之號以爲母后禍亂之戒竊取春

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二年四月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

爲逆亂帝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固執不奉詔

蘇珣等

珣音向

皆以爲方夏行戮有違時令

令去聲

帝乃

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

斬之

臣祖禹曰自古殺諫臣未有不亡國者中宗愚闇闇與暗同足以取亡而高祖太宗德澤未遠人心天命未厭唐也故禍及其身而已矣

景龍四年四月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為

逆亂韋后白帝杖殺之五月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

復上言燕平聲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強盛安樂公

主武廷秀宗楚客圖危宗社帝召欽融面詰之欽融

頓首抗言神色不撓帝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

殺之投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帝雖

卷七

唐鑑

六

退補齋藏板

不窮問意頗怏怏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則臣祖禹曰易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

見凶羸豕孚蹢躅姤之初六陰柔之始也以剛德

制之則得貞吉縱之以往則無所不凶若羸豕之

孚無時而自止也夫女子小人放而不制夫音符其

惡必至於滔天弑父與君而後已是以聖人戒之

中宗一怏怏不悅而其身已不保雖欲制之其可

得乎

右中宗卽位之明年為武后所廢凡二十二年而復

位復位六年爲韋后及安樂公主馬秦客楊均所毒
而崩年五十五

卷七

唐鑑

七

退補齋
藏板



四十四年

武宗六年爲韋后及安樂公主馬秦客楊均所毒

唐鑑卷之八

宋呂祖謙音註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睿宗

景雲元年十二月帝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為女官

以資天皇天后之福

臣祖禹曰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

以禮可謂孝矣

語為政云

未聞以女子為女官而可以

資福於其親者也天子之女天下之所取則也不

從先王之禮而從方士之言襲非法之服奉不享

卷八

唐鑑

一

退補齋藏板

之祠以是為孝非所以率天下也夫古之人豈不

欲捨其子而厚其親若其可為則先王為之矣不

待後世而始能行也至于明皇亦以女追福於睿

宗皆廢人倫蔑典禮不可為後世法也

二年正月追立妃劉氏曰肅明皇后陵曰惠陵德妃

竇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魂葬於東都城南

立廟京師號儀坤廟

臣祖禹曰人之死也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葬

所以藏體魄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苟無體魄則

立廟以祀之而已魂氣不可得而葬也夫棺槨所以掩形也墓所以藏棺槨也其形氣既無有矣而必爲之陵墓不亦虛乎

右睿宗在位四年傳位於玄宗開元四年崩年五十

五

玄宗上

開元元年七月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不用事中宗時嬖幸猥

卷八

唐鑑

二

退補齋藏板

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尙寡帝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爲太子奏爲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寔多衣緋紫者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正 臣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

宗之舊也更音羹下同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

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

明智之君高出羣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

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爲姦也

明皇不戒履霜之漸易坤卦初六履霜堅冰至而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

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官增多其員自是以來寢

于國政其原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

開元書曰監于先生成憲其永無愆書說命傳說告高宗曰監

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爲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十月姚崇爲相嘗奏請序進郎吏帝仰視殿屋崇再

三言之終不應崇懼趨出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

機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

崇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

卷八 唐鑑

三 退補齋藏板

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爲崇道帝語崇乃喜聞

者皆服帝識人君之體

臣祖禹曰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後王崇傳古人勞於求賢

逸於任人古者疇咨僉諧書堯典帝典疇咨若時登庸孔安國云疇誰也前武紀贊

疇咨海內然後用之孟梁惠上見賢焉然後用之苟得其人則

任而無疑書大禹謨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乃可以責成功明皇既

相姚崇而委任之如此其能致開元之治不亦宜

乎

二年正月并州長史薛訥奏請擊契丹帝亦以冷陁

之役欲討之羣臣姚崇等多諫甲申以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羣臣乃不敢言

臣祖禹曰姚崇等以其君討契丹為是邪契音當

成之為非邪當爭之不可微諫而止也爭去聲明皇

既不聽諫又益甚之遂相薛訥而使之將兵相將並去聲

崇等乃不敢言則是人君可以威脅羣臣而遂

其非也然則君有大過孟子君有大過則諫將何以止之夫

人君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強諫而視其君

之過舉強去聲至於天下咸怨其臣則曰非我不諫

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謗以

歸其君此不忠之大者也使君驕其臣而輕於用

武天下不勝其弊勝平聲崇之罪也

帝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

兄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

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

其中更平聲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慎未嘗議及

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間去聲無自

而入

卷八 唐鑑

四 退補齋藏板

祖禹曰文王孝於王季王季文父故友於兄弟思齊

請刑於寡妻至于睦於太姒太姒文王妃故慈於子孫

以及其家邦至於鳥獸草木無不被其澤者推其

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至

於後世帝王或能於此則不能於彼何哉非其才

不足以爲聖賢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孟梁惠言舉斯

心加諸彼而已明皇以藩王有功成器居嫡長而能辭位

以授之唐讓皇帝憲傳本名成器睿宗爲皇帝故

又當爲太子而楚王有大功故以不定憲辭曰儲嗣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

唐鑑五退補齋藏板

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因涕泣固辭時大臣亦

言楚王有定社稷功且聖庶抗嫡不宜更議帝嘉憲讓遂許之立楚王爲皇太子立宗始封楚王故明皇之心篤於兄弟蓋

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也是以能全其天

性而讒間之言無自入焉嗚呼苟能充是心則仁

不可勝用也孟盡心下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至於爲人

父則以讒殺其子爲人夫則以嬖黜其妻爲人君

則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也孟滕文公

是尚能充其類也苟不能充其類則其爲善豈不出於利

心哉

三年十二月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選刺史縣令停按察使帝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爲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

臣祖禹曰姚崇之辯雖能折議者之言然亦未爲

得也夫天子者擇一相而任之荀王伯人主有職論一相而兼率之

一相者擇十使而使之使上去聲下如字使十使置同十使者

擇刺史縣令而置之賢者舉之不肖者去之則君

不勞而天下治矣故有一相則有十使有十使則

卷八 唐鑑 六 退補齋藏板

有刺史縣令矣何患乎不得其人哉任相者天子

之事也選使者相之職也察吏者使之責也郡縣

之煩守令之眾焉得人人而擇之焉苟虔切苟相得其

人則委之擇大吏而已矣吏非其人則是相之不

才也退之而已矣崇不論此乃以爲刺史縣令不

可徧擇豈宰相之體乎

四年姚崇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十二月帝將幸東

都以璟爲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將軍楊思勗

迎之璟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

帝帝嗟歎良久益重璟

臣祖禹曰昔申棖以愆不得為剛見剛者或對曰

申棖子曰棖也愆焉得剛焉於虔切宋璟所以能剛其唯無愆乎明

皇以此重之可謂能知賢矣

宋璟為相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肝食

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

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好呼報切痛抑

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

臣祖禹曰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沮

卷八 唐鑑

七 退補齋藏板

其勝而憂其敗懲人主之好武為天下患之深也

其後明皇卒以黷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歟其

可謂賢相矣

姚宋相繼為相二人每進見帝輒為之起去則臨軒

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

薄矣

臣祖禹曰三公坐而論道禮冬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天子

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也孟萬章弗與其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故

其禮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自堯舜至於三代

尊禮輔相相悉亮切詩書著矣漢承秦敝崇君卑臣然

猶宰相進見天子御坐為起在輿為下前翟方進傳丞相進

見王王御坐為起在輿為下所以體貌大臣而風厲其節也前賈

誼傳所以體貌大臣厲其節也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治優禮故

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宴安驕侈倦求賢俊委政

羣下唐張九齡傳贊開元間勵精求治元老舊勳

功已成及太平久志滿意驕而張九齡爭益切言益不聽彼小人者惟利是就

不顧國體巧言令色書臯陶謨何憂乎巧言令色

巧言令色足恭以求親昵人主甘之薄於禮而厚於情是

卷八

唐鑑

八

退補齋藏板

以林甫得容其姦故人君不體貌大臣則賢者日

退而小人日進矣

十年四月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張說兼朔

方軍節度使

臣祖禹曰宰相之職無不總統前百官公卿表太師太傅太保是為

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而兼節制一道此開元之亂制

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語十三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焉先子曰必

也正名乎夫宰相百官之首也荀王伯相者論名且不

正則何以正百官矣自古官制之紊未有如開元

者然則後世何所法乎

六月制增太廟為九室

臣祖禹曰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書咸有一德云荀卿

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天子七廟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

之廟而七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其祖宗有功德而其

廟不毀則無世數前韋元成傳詔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元成奏祖宗之廟世世不

毀商之三宗商三宗中宗高宗太甲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

昭三穆之外猶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明皇始

為九廟過其制矣夫禮不可多也不可寡也三代

卷八 唐鑑

九

退補齋藏板

之禮所以為後世之法者盡矣唐制何所取乎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

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募壯

士充宿衛不問等色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

帝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

農之分自此始矣

臣祖禹曰唐制諸衛府有為兵之利而無養兵之

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秦孝公用商君廢井田開阡陌後世最

為近古有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寔隳非其

法不善蓋人失之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

悅下兵農既分其後卒不能復古則說之為也夫

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救之

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

前董仲舒傳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

有偏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若并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為

一切苟簡之制則先王之法其子者幾何天下之務常患於議臣之好改舊章此所以多亂也

卷八

唐鑑

十

退補齋藏板

唐鑑卷之九

宋呂祖謙音註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玄宗中

開元十三年初隋國馬皆為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
 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
 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
 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
 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太半帝初卽位
 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內外閑廐
 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
 是帝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羣望之如雲
 錦帝嘉毛仲之功加開府儀同三司

臣祖禹曰詩美衛文公曰秉心塞淵駉牝三千之定

方中詩秉心塞淵駉牝三千毛氏云秉操也馬七
 尺曰駉駉馬與牝馬也鄭氏云塞充實淵深也國
 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
 匹邦國六閑四種馬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
 兼邶鄘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夫
 興徙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

塞故能誠淵故能通誠於己而通於人所以致物
 之多也唐之國馬惟得一能臣而掌之不數十年

卷九

唐鑑

一

退補齋藏板

而其多過於二百倍由其任職之專也傳曰冀之

北土馬之所生左昭二年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杜預云燕代也夫馬

必生於邊隅而養於苦寒之地北地故多寒稍遷之中

國則莫能壯也三代諸侯之國雖皆有馬以春秋

之時考之未若晉之強也左昭四年晉國險而多馬鄭之小駟

出於河南故不可乘也左僖十五年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

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

而變將與人易亂氣致憤陰血周作張脉憤與外疆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唐

養馬於隴右非獨就其水草之美蓋置之西戎之

卷九

唐鑑

二

退補齋藏板

地以求其健也凡欲制事得其人而善其法豈有

不勝者乎

十四年四月岐王範薨贈謚惠文太子

臣祖禹曰太子君之貳國晉語士蔣曰太子君之貳也唐宋務光傳太子君

之本將以付畀宗廟社稷之重非官爵也而以

為贈何哉雖親愛其弟欲以厚之然不正之禮不

足為法也

十七年八月帝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源乾曜

張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布

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臣祖禹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為父母劬勞之

日也蓼莪詩哀哀父母劬勞乾曜等乃以人主生日為節

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為也

社者國之大事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寢

生乾曜說不能以義正君每為諂首以逢迎之後

世猶謂說等為名臣不亦異乎

十九年正月王毛仲賜死自是宦官勢益盛高力士

尤為帝所寵信嘗曰力士上直吾寢則安故力士多

卷九 唐書

三 退補齋藏板

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

事小力士即決之勢傾內外

臣祖禹曰明皇不監石顯之事而寵任力士前石顯傳

石顯弘恭皆少坐腐刑為中黃門以選為中尚書

宣帝時任顯為僕射元帝即位顯為中書令是時

元帝被疾不親政事以顯中人典事中人無外黨

情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以顯自決貴幸

傾朝皆敬事顯顯巧慧能探人主微指內陰賊持

詭辨以中傷人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跡諸附麗者皆得寵位至使省決章奏以萬機之重委之閭寺失

君道甚矣其後李林甫楊國忠皆因力士以進唐李

林甫傳武三思女嘗私林甫因高力士出三思家武請以林甫代為相迹其禍亂所

從來者漸矣傳曰存亡在所任前劉向傳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
人君可不慎其細哉

二十四年武惠如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帝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陛下踐祚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

卷九

唐鑑

四

退補齋藏板

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帝不悅李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帝猶豫未決惠如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帝帝爲之動色爲吁故終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明年將廢太子帝召宰相謀之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預帝意乃決

臣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佞則天性滅爲仇讎孝經九父子之道天性也置相可不慎哉

二十五年四月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爲證帝怒甚命左右擗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灑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貶九齡荊州長史

臣祖禹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爲之

卷九

唐鑑

五

退補齋藏板

其大亂之兆乎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末也而

殺之非獨於此而異也始誅韋氏抑外戚

唐睿宗紀景雲

元年六月壬午韋皇后弒中宗臨淄郡王隆基率萬騎兵誅韋氏安樂公主鄭厚曰韋氏與安樂公主合謀於餅餠中進藥中宗崩睿宗方爲相王子臨淄王謀復社稷微服與劉幽求等入向二鼓天子花散亂如雪幽求曰走人意如此時不可失乃攻白獸門斬關初入韋后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捕焚珠玉錦繡索諸草在宮中及后親族皆斬之唐本紀開元二年七月乙未焚錦繡珠玉於前殿誡神僊禁言祥瑞唐本紀開元十三年九月丙戌罷奏祥瑞豈不正哉其終也惑女寵極奢侈求長生悅禳祥唐楊貴妃傳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庭無當帝意者或言妃姿

質天挺宜充掖庭召號太真得幸遂專房宮中號
娘子儀體與皇后等又天寶九載寶真符命張均
等往求得之時帝遵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
瑞羣臣奏表無虛日本紀贊云自高宗中宗再罹
女禍韋氏遂以族滅立宗親平其亂可以鑒矣而
又敗以女子方其勵精政事幾致太平及侈心一
動窮天下之欲不足以爲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
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終始之異其
性習之相遠也如此以一人之身而前後相反如此由有所
陷溺其心故也可不戒哉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皆爲庶人尋賜死七月大
理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由
來相傳殺氣大盛烏鵲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

卷九

唐鑑

六

退補齋
藏板

官以幾致刑措

幾平聲

上表稱賀帝歸功宰輔賜李林

甫爵晉國公牛仙客幽國公

臣祖禹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林甫以刑措受賞
讒諂得志天理滅矣安得久而不亂乎

二十七年二月羣臣上尊號曰開元聖文神武皇帝

臣祖禹曰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豈其德

不足歟名號一而已矣及兼皇帝之號

史秦始皇紀秦初并

天下冠冕斯等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地皇有泰
王泰王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爲泰皇命爲制令
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
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朕爲始皇帝固

已僭矣後世因而不改以爲法後王也漢哀惑於

妖讖太初始有陳聖劉太平之號前哀帝太初元年號國陳聖太

平皇帝韋曰敷周宣驕恣自稱天元北後周宣帝號天元皇帝

高宗稱天皇武后稱天后唐高宗上元元年八月壬辰皇帝稱天皇皇后

稱天尊號之興蓋本於開元之際主驕臣諛遂著

以爲故事使其臣子生而加諡於君父豈不悖哉

二十九年正月帝夢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

西南百餘里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帝

遣使求得於盤屋音辰式質切樓觀山間閏四月迎置興

卷九 唐鑑

七 退補齋藏板

慶宮五月帝畫玄元真容分置諸州開元觀

臣祖禹曰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記中庸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

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楊雄曰人心其神矣乎楊問

神篇人心其神乎操則存舍則亡人之有夢也蓋亦誠之形而心

之神也今夫人無人之室而其心惴焉則或聞肅

肅之聲見罔象之形也何心之動也夢亦如是矣

昔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良弼果

求而得之書說命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王作書曰以台政於

四方惟恐德弗類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以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天下說築傅巖之野

惟肖爰立作相 王置諸左右 此其心之神也開元之末明皇怠

於庶政志求神仙惑方士之言自以老子其祖也

玄元皇帝 卽老子 故感而見夢亦其誠之形也自是以後

言祥瑞者眾而迂怪之語日聞事並見天寶間 諛成風

姦究得志而天下之理亂矣人君心術可不慎哉

天寶元年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

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凡鎮兵四十九

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

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兵寢多每歲用衣千

卷九 唐鑑

八 退補齋藏板

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臣祖禹曰海內之地非不廣也生民之財非不多

也人君苟能清心以治之恭儉以守之唐崔植傳文帝躬履

儉約爲天 下守財 豈有不足之患哉守成之君不能持盈

天下鳥鷺詩太平君 子能持盈守成 於其安也而勞之於其富也

而刻之是以天下之禍常基於太平之時至於亂

已成而人主猶不悟也豈非好大多欲好呼 報切 任失

其人之咎歟

陳王府法曹參軍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於丹鳳

門外之空中告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宅帝遣使於
故函谷關求得之羣臣上表以函谷寶符潛應年號
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二月饗玄元皇帝於新廟
甲午饗太廟丙申合祀天地於南郊改桃林縣曰靈
寶田同秀除朝散大夫

臣祖禹曰孟子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明皇
崇老喜僊故其大臣諛小臣欺蓋度其可爲而爲
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賞以勸之則小人孰不欲
爲姦罔哉昔漢文一爲新垣平所詐而終身不復

卷九

唐鑑

九

退補齋
藏板

言神僊之事可謂能補過也

二年三月追尊周上御大夫爲先天太皇皐繇爲德
明皇帝

臣祖禹曰老子之父書傳無見焉取方士附會之
說而追尊加謚不亦誣乎皐陶作土而作史者以
爲大理既不經矣又以爲李氏所出而尊之尤非
其族類也唐之先祖出於隴西狄道非有世次可
考而必託之上古以耀於民非禮之禮適所以爲
後世笑也

四載正月帝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於宮中爲壇
爲百姓祈福朕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空中語
云聖壽延長又朕於嵩山鍊藥成以置壇上及夜左
右欲收之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達旦
乃收之太子諸王宰相皆上表賀

臣祖禹曰明皇假於怪神以罔天下言之不作愧

也語十四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而居之不疑語十二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何以使其臣下不爲欺乎是率天下而欺已也昔

漢武封太室而從官詔諛言有呼萬歲者前本紀元封元

卷九 唐鑑

十 退補齋藏板

年春正月詔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翌日親登崇
嵩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
罔不答其令祠明皇乃自爲詐又甚於漢武矣
官加贈太室祠

初武惠妃薨帝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

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

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娶左衛郎將韋

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不期歲寵遇如惠妃七月冊

昭訓女爲壽王妃八月冊太真爲貴妃

臣祖禹曰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新臺詩刺衛宣公也

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毛氏傳云伋宣
公世子宣公爲伋娶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

朔惡鳥故切取去聲明皇殺三子又納子婦於宮中用李林

甫為相使族滅無罪父子夫婦君臣人之所以立

也三綱絕矣語註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其何以為天下乎

六載十月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

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

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秣音未

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

兵取石堡城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

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曰

卷九 唐鑑

七 退補齋藏板

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

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眾授之而不立重

賞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被無功必

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物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

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眾爭一城得之未足

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為之今受責天

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

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命易一官乎延光過期不克

言忠嗣沮撓軍計帝怒李林甫因使人誣告忠嗣敕

徵入朝貶漢陽太守八載帝使哥舒翰攻石堡城拔
之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忠嗣之言

臣祖禹曰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爲無益害有益

書旅獒不作無益
害有益功乃成

不以所得易所亡不顧一身之

危而惜士卒之命其可謂賢將矣然忠嗣知石堡
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議而勿分兵以助延光均
之得罪不亦宜乎既黽勉奉詔予之兵而復撓其
謀予音與撓
奴教切使讒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思之未至

邪

卷九

唐鑑

三

退補齋
藏板

十二月以高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自唐興以來
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
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
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
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
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
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
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
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

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帝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臣祖禹曰李林甫巧言似忠明皇故信而不疑然以胡人不知書則不必聰明聖智之主而後能知其謀也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李林甫得其計以中其欲中竹仲切人君苟不能以義制欲迷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八年二月引百官觀左藏賜物有差帝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臣祖禹曰財者天地之所生而出於民之膏血先

王知稼穡之艱難書無逸君子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杼柚之勤勞

杼直呂切盛緯器杼音軸機絲軸也故取之有制而用之有節明皇

暴斂而橫費之橫去聲其不愛惜如此安得無禍乎

帝以符瑞相繼皆祖宗休烈六月上聖祖號曰大道

玄元皇帝上高祖諡曰神堯大聖皇帝太宗諡曰文

武大聖皇帝高宗諡曰天皇大聖皇帝中宗諡曰孝

和大聖皇帝睿宗諡曰玄貞大聖皇帝寶太后以下皆加諡曰順聖皇后十三載二月朝獻太清宮又上聖祖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太皇大帝享太廟上高祖諡曰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太宗諡曰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高宗諡曰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宗諡曰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睿宗諡曰玄貞大聖大興孝皇帝以漢家諸帝皆諡孝故也

臣祖禹曰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諡號惟一而已既稱天以誅之唐韻曰誅銘誅音壘述前人之功德說文曰誅諡也則子孫

卷九 唐鑑

退補齋藏板

不可得而改也高宗不師古昔始改祖宗舊諡天寶以後增加復重至繁而不可紀夫祖宗苟有高世之功德則曰文曰武足矣若其無功德而子孫妄加之則是誣之而使天下後世以爲譏玩也故夫孝子慈孫之欲顯其親莫若使名副其實而不浮浮過也記表記行之浮於名則天下心服之矣未聞以諡號繁多爲貴也唐之典禮不經經常也亦甚哉

九載十月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刑部尙書張均等往求得之時

帝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羣臣表賀無虛
月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爲觀以祝聖壽帝悅

臣祖禹曰昔秦始皇削平六國六國燕韓魏趙齊楚漢武帝

驅攘四夷前禮樂志征討四夷銳志武功皆雄才之主也及其爲

方士之所欺玩無異於嬰兒人君惟恭儉寡慾清

虛以居上則邪詔無自而入矣其心一有所蔽鮮

不爲惑也鮮先典切明皇不正其心故小人爭爲幻以

惑之幻音患其神明精爽既奪矣此所以養成大亂

也

卷九

唐鑑

五

退補齋藏板

其禍敗於此也... 不爲惑也... 蓋以惑土... 夫士之視... 觀其四夷... 引賦曰昔... 臣李林甫... 帝尊道教...

唐鑑卷之十

宋呂祖謙音註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玄宗下

十載帝命有司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

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帟器皿亦音充物其中雖

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祿山生日帝及貴妃賜衣

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

繡為大襦褌裹祿山襦居兩切使宮人以綵輿昇昇與居切帝

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

卷十

唐鑑

一

退補齋藏板

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

頗有醜聲聞於外帝亦不之疑也

臣祖禹曰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者知其將

為戎左傳二十二年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

乎其禮先亡矣杜預云辛有周太史伊川周地被髮而祭有象夷狄明皇不信其子

而寵胡人以為戲至使出入宮禁而不疑褻慢神

器亦極矣豈天奪其明將啓戎狄以亂華歟華中國也

何其惑之甚也

十一載戶部侍郎王鉞聚斂刻剝鉞胡中切歲貢額外錢

帛百億萬貯於內府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

租庸調

去聲

中外嗟怨帝以鉞爲能富國益厚遇之權

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爲使院文案盈積吏求署

一字累日不得前中使賜賚不絕於門雖李林甫亦

畏避之鉞弟戶部郎中鉞凶險不法

鉞何旦切

召術士任

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鉞恐事泄捕

得殺之王府司馬韋會定安公主之子也話之私庭

鉞又殺之鉞所善邢綽與右龍武萬騎謀殺龍武將

軍以其兵作亂殺李林甫陳希烈楊國忠有告之者

卷十

唐鑑

二

退補齋藏板

帝使鉞捕之鉞意鉞在綽所先遣人召之乃捕綽綽

格鬪且走禁軍擊斬之國忠言鉞必預謀赦陳希烈

與國忠鞠之於是任海川韋會等事皆發鉞賜白盡

鐸杖死於朝堂鉞子準偁流嶺南尋殺之籍其第舍

數日不能徧

臣祖禹曰昔榮夷公好專利厲王悅之召穆公

一本

作芮良夫

知王室之將卑以爲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

上下者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利百物之生而

天下之所以養人也專之必壅壅則所害者多

史周

紀厲王卽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曰怵惕懼怒之來也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而王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故凡有利必有害

利於己必害於人君子不盡利以遺民

遺去聲

所以均天地之施也

施去聲

聖王寧損己以益人不損人

而益己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記大學傳百乘

之家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是以興利之臣鮮不禍敗

鮮先典切

卷十

唐鑑

三

退補齋藏板

少自桑弘羊以來未有令終者也

令善也令終謂善終前食貨志

武帝時桑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言利事析秋毫矣元封元年爲治粟都尉領大司農幹天下鹽鐵盡籠天下貨物從之歲小

言利始於宇文融

唐本傳融廣置使額以修上心百姓愁怨有司寔失職自融始

其後言利得幸者踵相躡皆本於融云

融既流死

同上流

而韋堅楊

慎矜王鉷繼起又益甚之

唐本傳贊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皆開元之

幸人也或以括戶取媚或以漕運承恩或以聚貨得倖或以剝下獲寵負勢自用人奚敢違極

於楊國忠皆身首異處宗族塗地其故何哉壅利

而所害者眾也天下之怨歸之故其惡必復其禍

必酷而唐室幾亡其後以劉晏之能猶不免唐本傳楊

炎執政貶晏忠州刺史建平元元年賜晏死天下以為冤况其非道者乎必若

公劉之厚民劉之厚於民管仲之富國管仲以魚鹽富有國

李惺之平糶魏文侯李惺作平糶法大熟則上糶三而舍一中熟則糶二下熟則糶一

使民適足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所斂中飢則發中熟所斂大飢則發大熟所斂糶之雖遇飢饉水

旱糶不貴而民不請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耿壽昌之常平漢宣帝時耿

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糶以利農壽昌白邊郡

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不為拮克

上下皆濟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吉凶禍福之效如此可不戒哉

卷十 唐鑑

四 退補齋藏板

十二載正月帝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張洎草

制楊國忠諫而止時洎為太常卿翰林院供奉唐初

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後始召文

士元萬頃范履水等草諸文詞常於北門候進止謂

之北門學士中宗之世上昭容專其事帝即位始置

翰林院密邇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碁

數術之士皆處之謂之待詔

臣祖禹曰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初學記中書令漢武

所置出納帝命掌尚書奏事故詔敕行焉明皇始制翰林而其

職始分既發號令預謀議則自宰相以下進退輕重繫之矣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琴棋數術執伎以事上不與士齒者也而使與文學之臣雜處非所以育材養賢也上失其制下懷其利爲之者不亦可羞哉

先是劔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於瀘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六月劔南留後李宓又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士卒罹瘴疫飢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蓋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

臣祖禹曰管子有言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

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爲害深也

管子法令堂上

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期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

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得知

喪去聲

以敗

爲勝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君者蓋在位者皆小人無一賢

也當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

在位共四十六年

自以爲

太平有萬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暮由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帝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帝曰卿勿言朕徐思之自去秋水旱相維關中大飢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己以災沴歸咎於峴

沴音厲峴乎面反

九月貶峴長沙太守帝憂雨傷

卷十

唐鑑

六

退補齋藏板

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帝以爲然扶風太守房瑄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帝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帝默然

臣祖禹曰明皇之言未爲失也其失者任非其人

也誠使朝事付之相如姚崇

相去聲

邊事付之將

去聲如

王忠嗣夫復何憂哉而以姦宄爲賢能巨猾爲忠

良是以禍亂成而不自知也自李林甫之時言路

寒絕

唐李林甫傳居相位十九年固寵市權欲蔽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言者補闕

杜璉再上書言政事斥為下邳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飲三品芻豢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以妄

言為實以實言為妖楊國忠知其君之可欺也而

欺之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人宴安寵祿諛佞成風

大亂將作凡民且能知之而無一人敢言者蓋其

君子皆去其立於朝者皆小人也高力士帷幄之

臣非有深謀遠慮心知其事而不忍噤默噤巨禁反說文

曰口閉也此非其忠義過人蓋朝廷無賢百官失職而

卷十

唐鑑

七

退補齋藏板

至於宦者言天下之事明皇亦可以悟矣而曾不之省以及於亂不亦宜乎

十五載三月以吳王祗為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

使賈賁前至雍丘有眾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

以郡降祿山逼真源令張巡使為長史西迎賊巡至

真源率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

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

臣祖禹曰明皇之末朝廷無忠賢左右無正人一

旦賊兵起幽薊唐開元十八年以洛陽縣為薊州薊音計中原瓦解中原

中國也前徐樂而顏杲卿首謀常山真卿唱義於

平原唐顏杲卿傳安祿山表杲卿為常山太守祿山反杲卿及長史袁履謙潛定策時真卿在

遣盧遜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計張介然崔無

詖死其城郭唐張介然傳祿山反守陳留介然至

漫數十里士聞鉦鼓聲皆褫氣不能

授甲凡旬六日城陷斬介然於軍門李愬盧奕蔣

清死其官守唐李愬傳愬改東京留守安祿山反

達奚珣縉城塹綏士卒將過賊西鋒祿山度河不

數日薄城下愬坐留守府奕守臺城陷祿山鼓而

入殺數千人矢著闕門執賈賁以一尉討賊時為

尉與張巡起兵郭子儀鷹揚於朔方

卷十

唐唐鑑

八

退補齋藏板

唐本傳祿山反詔子儀充朔方節度使鷹揚言其

如鷹鳥之飛揚也周武王時太公亦稱鷹揚故大

明詩維師尚李光弼電擊於河北唐本傳光弼代

父時惟鷹揚子儀為朔方節

度使朔方即河北也電擊

音如雷電之擊莫知所至孰謂天下無人乎蓋有

之而不用也其後興復唐室卒賴之於忠賢夫國

有人則存無人則亡古者萬乘之國有一臣則不

可得而亡況忠賢如此其多乎唐之不亡斷可知

矣詩云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烈文詩無競惟人

云競強也訓道也鄭氏云無彊乎惟人賢人也苟

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也苟

得其人則何危亂之有

哥舒翰軍於潼關或說楊國忠曰今朝廷重兵盡在
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乃奏
潼關大軍雖盛而無後繼萬一失利京師可憂請選
監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使李福德領之乃募萬
人屯灊上令杜乾運將之名爲禦賊實備翰也翰亦
恐爲國忠所圖乃表灊上軍隸潼關六月召乾運詣
關因事斬之國忠益懼帝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
奏以爲未可國忠疑翰謀已言翰逗留將失機會帝
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
出關與賊將崔乾祐戰於靈寶西原翰大敗乾祐進
克潼關蕃將火拔歸仁等執翰以降賊

臣祖禹曰楊國忠既激安祿山使之速反以信其

言楊國忠明皇貴妃之從祖兄天寶中妃既進冊國忠亦浸顯三姊皆美帝呼爲姨封韓號秦三

國爲夫人出入宮掖恩寵震天下號國素與國忠亂李林甫死拜國忠右相先是國忠激祿山反故

因再發之欲以其言爲信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爲已不

利動爲身計不顧社稷之患然所以求全者適足

以自族也夫就利避害小人之常也利發於己而

不利於人則爲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爲之自

以爲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己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得不傾覆乎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帝然之甲午移仗北內既夕命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帝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如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

卷十

唐鑑

十

退補齋藏板

臣祖禹曰傳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眾況爲天下之主乎古者天子巡狩必載廟主而行明皇旣不能率其民人城守以待勤王之師必不得已而避寇出奔猶當告於宗廟諭眾而行爲備而動則不至於顛沛矣乃以天子之尊獨與其所愛脫身而逃委其子孫皆碎賊手明皇自取之也自是以後天下有變則京師不守人主先爲出計自明皇始其可醜也夫

帝遣宦者王洛卿前行告諭郡縣置頓食時至咸陽

望賢宮洛卿與縣令俱逃中使徵召吏民莫有應者

日向中帝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

獻糲飯屬易反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

而盡猶未能飽帝皆酬其直慰勞之眾皆哭帝亦掩

泣

臣祖禹曰臣民之位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

天子者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所恃者眾心之所

戴也合而從之則為人君離而去之則為匹夫天

下常治則能保人君之尊亂則眾散眾散則與匹

卷十

唐鑑

十一

退補齋藏板

夫何異哉書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御六馬

書五子之歌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云云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

者奈何先王不敢自恃如此故其國家可保也明

皇享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自長安至咸陽

不四十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

而乎

有父老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

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

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

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
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
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
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
下之面而訴之乎帝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
而遣之

臣祖禹曰天寶之亂田夫野人皆能知之而其君
不得聞豈不哀哉夫壅蔽之禍至白刃流矢交於
前六親不能相保而始覺也不亦晚乎

卷十

唐鑑

十一

退補齋
藏板

右玄宗在位四十六年傳位於肅宗寶應元年崩年
七十八

唐鑑卷之十一

宋呂祖謙音註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肅宗

至德元載七月甲子帝即位於靈武城南樓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

臣祖禹曰哥舒翰守潼關王思禮請迴兵誅楊國

忠翰曰此乃翰反非祿山也翰僨軍降虜降戶江切固

無足道然其言可為後法肅宗以皇太子討賊至

靈武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唐

卷十一

唐鑑

一

退補齋藏板

有天下幾三百年唐自高祖武德至昭宣帝天祐凡二百九十年幾平聲由

漢以來享國最為長久然三綱不立語疏君為臣綱父為子綱

夫為妻綱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

上無教化下無廉恥古之王者必正身齊家以率

曰天下記大學欲齊其家先脩其身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

語十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正

萬事難矣其享國長久亦曰幸哉

帝在靈武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

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

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帝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臣祖禹曰昔趙襄子有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高

共不敢失禮及襄子行賞以共為先史趙世家趙襄子與韓魏

之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惟高共不敢失

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智伯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

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

先肅宗之在朔方唐室危如綴旒鄭氏商頌長發詩箋云綴結也

旒旌旗之垂者也綴旒喻其易絕以此唐家之危亦如此李勉不以正路夷險

卷十一

唐鑑

二

退補齋藏板

易其心夷平也易如字不以君父在草莽而廢其職說文曰草

中為莽事君若此可謂忠正之士矣

文部侍郎同平章事房瑄瑄烏官切喜賓客好談論多引

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賀蘭進明與瑄

有隙言瑄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

之黨真王衍之比也帝由是疏之瑄上疏請將兵復

兩京帝許之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

馬節度使瑄請自選參佐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

人皆書生不閑軍旅瑄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

敵我劉秩琯分爲三軍以南軍北軍爲前鋒十月二
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琯效古法用車
戰以牛車二千乘乘去聲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

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

存者數千而已琯自以南軍戰又敗帝聞琯敗大怒

李泌爲之營救帝乃宥之待琯如初琯性高簡時國

家多難去聲而琯多稱病不朝謁不以職事爲意日與

劉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以

是大招權利明年罷琯爲太子少師

卷十一 唐鑑

三

退補齋藏板

臣祖禹曰房琯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肅宗旣疏
之而猶以爲將帥以其能成克復之功是不知其
臣也琯以讒見疏而猶以討賊爲己任是不量其
君也量如字下同君不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
下之務易繫辭惟幾成天下之務未之聞也且肅宗任琯而琯
任劉秩君臣不知人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帝在彭原解舍隘狹帝與張良娣搏打子娣音弟聲聞

於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帝乃潛令刻乾樹雞爲

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泌

臣祖禹曰明皇播遷於蜀肅宗越在草莽解見上段宗

廟焚毀社稷丘墟此痛心嘗膽之時也史越世家吳王夫差

擊越敗之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音汝嘗膽言

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曰女忘會稽之恥邪女音汝嘗膽言

嘗飲其苦而於軍旅之中與婦人嬉戲豈非以

位為樂乎肅宗之志不及遠矣享國不永此其兆

歟

二載四月帝在鳳翔是時府庫無蓄積專以官爵賞

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空去聲自開府特進列卿

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

牒授人官爵以至異姓王者諸有官者但以職任相

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

凡應募人軍者一切衣金紫衣去聲至有朝士僮僕衣

金紫而身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臣祖禹曰傳曰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左隱五年城

德伯諫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

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軌法也

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

君以為貴則人貴之君以為賤則人賤之難得而

加於君子則貴矣易得而施之小人則賤矣肅宗

欲以苟簡成功而濫假名器

左成二年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輕

於糞土此亂政之極也唐室之不競強不亦宜乎

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等大軍收西京初帝欲速得

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

女皆歸回紇至是葉護

葉攝音下同

欲如約俶拜於葉護

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賊

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許之十月

收東京回紇及西域諸胡縱兵大掠三日軍士爲之

鄉導府庫及士民之室皆空回紇意猶未厭俶患之

卷十一

唐鑑

五

退補齋藏板

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臣祖禹曰肅宗欲克復唐室苟求天下之賢而與

之共天下之功因民之心以討暴逆何患乎賊之

不滅而唐之人主好結戎狄以求其援肅宗姑務

欲速不爲遠謀

語十三欲速則不達

至使諸胡縱掠與賊無

異其失民也不亦甚乎昔武王伐商亦有微盧彭

濮

書牧誓武王與交戰於牧野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

長及庸蜀羌鬻微盧彭濮人孔安國云八百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鬻微在巴蜀盧

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

春秋之時姜戎常佐晉征討皆以

中國之師制之使爲犄角之助而已

春秋僖三年夏四月

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肴杜預云姜氏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晉人角之諸戎犄之不同陳故言及犄居錡切至於後世則倚戎狄以成功也倚靠與

之共事未有不爲患者也

十二月上皇至咸陽帝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

宮南樓帝釋黃袍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

下上皇降樓

降如字下也

撫帝而泣帝捧上皇足嗚咽不

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爲帝著之帝伏地頓首故辭上

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餘齒汝之孝也

卷十一

唐鑑

六

退補齋藏板

帝不得已受之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

帝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尙食進食帝品嘗而薦之將

發行宮帝親爲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馬帝親執

轡行數步上皇止之帝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

謂左右曰吾爲天子五十年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

貴耳

臣祖禹曰肅宗以皇太子討賊遂自立於靈武不

由君父之命而有天下是以不孝令也及其迎上

皇於望賢宮百姓皆注耳目則辭帝服避馳道屑

屑焉爲末禮以眩耀於眾豈其誠乎況其終也用

婦言而保奸謀遷其父於西宮卒以憤鬱而殞事

親若此罪莫大焉唐張庶人傳乾元初立爲后稍預政事與李輔國相助多以私

謁撓權與輔國謀徙上皇西內端午日帝召山人

李唐帝方擁幼女顧唐曰我念之無怪也唐曰太

上皇今日亦當念陛下帝泣然涕下而制於后卒

不敢謁西宮事亦見上下元二年又李輔國傳輔

國妄言於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願徙入

禁中帝不寤上皇謂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謀恐不

得終孝矣會帝屬疾輔國即詳言皇帝請上皇案

行宮中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隘奉迎乘輿還

宮中太上還西內自是且臨危則取大利居安則

快快不豫至棄天下

取小節以是爲孝亦已悖矣孟子曰不能三年之

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孟子盡

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此之謂不知務總麻三月服放飯流歎皆飲食大

嚼齒決齒中餘肉謂既不能念三年之喪而察察於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既放飯流歎爲大嚼而計較於齒中餘肉皆致其小忘其大者喻肅宗不念上皇而愛其公主其肅宗之謂乎

乾元元年六月史思明既降戶江切李光弼以思明

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爲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

帝以承恩爲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

卷十一

止居鑑

七

退補齋藏板

此皆李光弼之謀也思明乃集將佐吏民向西大哭曰臣以十三州十萬眾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殺承恩連坐死者二百餘人囚思敬表上其狀帝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李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爲殺之甚善

臣祖禹曰王者所以威服海內惟其有信與義而已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自立於鄉黨況人主而爲不信天下其誰從之肅宗旣納史思明之降加以爵命於時未有逆亂之節也李光弼爲國元帥

卷十一

止岩鑑

八

退補齋藏板

職在禦侮知其有不臣之志終爲背叛言於君而備之可也待其發而誅之可也乃使傳語之臣陰與其黨爲盜賊之計不亦辱王命乎若事之捷也勝則反側之人反側不正貌誰不懷懼事之不捷適足以長亂長丁非所以弭亂也既失信於已降之虜又歸罪於死事之臣欲以服天下奸雄之心奸與

姦豈不難哉

九月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帝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爲

觀軍容宣慰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明年三月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潰於相州

臣祖禹曰夙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

之辱也

左襄十八年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通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

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杜預云奄人殿師故以為辱殿丁亮

切軍後

曰殿夫以諸侯之師使闔人殿之猶以為辱況

天子之師而使宦者為之主帥乎是辱天下之眾

也且慶緒窮虜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

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京舉

卷十一

唐鑑

九

退補齋藏板

六十萬之眾而棄之其不亡亦幸哉

上元元年十一月淮西節度使王仲昇惡宋州刺史

劉展使監軍邢延恩入奏展倔彊不受命名應謠讖

請除之延恩因說帝曰展與李銑一體之人今銑誅

展不自安不去之恐為亂然展方握強兵請除展江

淮都統代李峘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此一夫力

耳帝從之以展為江淮都統三道節度使密敕李峘

鄧景山圖之延恩授展制書展疑之延恩乃馳詣廣

陵與峘謀解印節以授展展舉宋州兵七千趨廣陵

延恩知展已得其情還奔廣陵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峘反使其將擊景山景山眾潰延恩奔壽州展引兵入廣陵峘悉銳兵守京口聞展將至軍自潰峘奔宣城展陷潤州昇州十二月陷蘇州常州湖州泗州宣州濠楚舒和滁廬等州初帝命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三千屯任城鄧景山既敗與邢延恩奏乞赦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趣之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爲賂神功討展展敗神功入廣陵及楚州大掠殺商胡以千數城中穿掘略徧明年擊展斬之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臣祖禹曰邢延恩一言而朝廷信失藩臣背叛江淮數千里罹塗炭之患

書仲虺之誥民墜塗炭孔安國云民之危險若陷泥

墜火無救之者

甚矣小人之交亂四國也肅宗不明有以

來讒慝之口豈特一延恩之罪哉

三年五月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

公主也帝泣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

臣祖禹曰陽失其所以為陽則制於陰剛失其所

以為剛則困於柔君與夫為陽為剛臣與婦為陰為柔肅宗見制於輔國張后故

剛困於柔肅宗不君故制於小人女子不能讎

疾而反畏之欲見其父而且不敢其況能保四海

乎

九月制去尊號但稱皇帝去年號但稱元年以建子

月為歲首月皆以所建為數音因赦天下

臣祖禹曰肅宗信禳祈之小數以為更制改號亦

卷十一

唐鑑

十一

退補齋藏板

改平聲可以致福而弭禍弭除也夫畏鬼神聽巫覡者

匹婦之愚也男巫曰巫女巫曰覡覡胡狄切以天下之君為之不

亦異哉

寶應元年建巳月楚州刺史崔僊表稱有尼真如恍

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

鎮之羣臣表賀甲寅上皇崩帝疾轉劇乃命太子監

國甲子制改元復以建寅月為正月月數皆如舊赦

天下丁卯帝崩

臣祖禹曰昔堯命重黎絕地天通書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

有降格

蓋惡神人雜糅巫覡矯妄而誣天罔民也後世主昏於上民迷於下黷亂天下無所不有肅宗父子不相信妖由人興故奸偽得以惑之獲寶不一月而二帝崩吉凶之驗可睹矣

帝疾篤張皇后與太子謀誅李輔國太子不可后乃召越王係諭之授甲於長生殿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廐輔國元振夜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及宦官等百餘人遷后於別殿帝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使去聲并左右數十人幽於後宮

卷十一

唐鑑

十一

退補齋藏板

宦官宮人皆驚駭逃散帝尋崩輔國等殺后并係及兇王儻

臣祖禹曰李輔國本飛龍馬家皂隸之流

唐本傳輔國以

閹奴為閑廐小兒

肅宗尊寵而任之委之以政授之以兵

明皇以憂崩已以駭歿張后二王以戮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初帝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赴京師

瑱音鎮

瑒諷將

吏上表留之行及鄧州復令還鎮荆南呂諲

諲音因

淮

西王仲昇及中使往來者言瑱曲收眾心恐久難制

帝乃割商金均房別置觀察使令瑱止頌六州行軍

司馬裴茂謀奪瑱位茂音戎密表瑱偏彊難制偏渠勿切請

以兵襲取之帝以爲然乃以瑱爲淮西河南十六州

節度外云寵任實欲圖之密敕以茂代瑱爲襄鄧等

州防禦使瑱聞徙鎮大懼又諷將吏留已代宗欲姑

息無事復以瑱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裴茂既得密敕

卽率麾下二千趣襄陽趣與趨同瑱以兵逆之逆迎也問所

以來對曰尙書不受朝命故來若受代謹當釋兵瑱

卷十一

唐鑑

三

退補齋藏板

曰吾已蒙恩復留鎮此因取敕及告身示之茂驚惑

瑱與薛南陽縱兵夾擊大破之追擒茂於申口送京

師賜死

臣祖禹曰肅宗信讒黜陟不明以藩鎮爲餌欲誘

反側之臣故劉展叛於前來瑱亂於後皆朝廷易

置易如字不以其道故也且瑱未失臣節而行裴茂

篡奪之謀使戎克瑱而代其位不若瑱跋扈之爲

愈也跋扈強梁之稱扈音戶夫藩臣偏彊阻兵得一賢相足

以制之肅宗謀及宦者得無亂乎

右肅宗在位七年崩年五十三

卷十一

唐鑑

四

退補齋
藏板

唐鑑卷之十二

宋呂祖謙音註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代宗

廣德元年閏正月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爲相衛邢洛
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爲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
禦使李懷僊仍故地爲幽州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
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
懷恩亦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實臣分帥河
北自爲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卷十二

唐鑑

一

退補齋
藏板

臣祖禹曰僕固懷恩旣平河北而除惡不絕其本
復留賊黨以邀後功亦由任蕃夷爲制將故也唐
失河北實自此始使郭李爲將其肯遺國患乎

遺去聲

六月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論進士明經之弊請令縣
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
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
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卽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
罷歸左丞賈至議以爲自東晉以來人多僑寓土居

鄉土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
流寓者庠序推焉勅禮部具條目以聞七月綰上貢
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五道國子監舉人
令博士薦於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
委邢部考試或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
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臣祖禹曰自三代以後取士之法不本於鄉里學

校

三代以前以鄉舉里選取士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而升之

學曰俊士升於司徒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

卷十二

唐鑑

二

退補齋藏板

升於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至唐而其弊極矣惟楊綰貢舉之議最爲近古可行而卒爲庸人沮止況先王所以致治之具欲舉而措之天下不亦難乎

二年二月僕固懷恩叛其子瑒爲其眾所殺傳首詣
闕羣臣入賀帝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勲臣顛
越深用爲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
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帝之幸陝也
李光弼竟遷延不至帝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

遣中使存問之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帝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

臣祖禹曰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

左莊十一年藏文仲

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代宗之責己也厚其待

人也恕

韓原毀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恕

而誠不能感

物何哉賞罰無章而善善惡惡不明上下之情不遜讒巧得行於其間故也是以有功者不自保無罪者恐見誅以恩加人而人不親以信示人而人

卷十二

唐鑑

三

退補齋藏板

益疑紀綱壞亂恩威不立爲唐世姑息之主

記檀弓小

人之愛人也以姑息鄭氏云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

由不得其道也

大歷五年十一月元載以李泌有寵於帝忌之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游求參佐帝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游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也乃以泌爲江西判官且屬少游使善待之

臣祖禹曰代宗以萬乘之主不能庇一臣而匿之於遠藩既相元載知其不可則退之而已矣乃欲

稔其惡而誅之

稔熟也

且載方見任而與泌密除載

然則人臣誰敢自保皆非人君之道此天下所以多亂也

六年八月帝厭元載所爲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

爲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使李栖筠

爲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

音屈

臣祖禹曰代宗知元載之惡欲罷其相位一言而

已可也誰敢不從且載所以方命專政者挾君以

爲重也君去之則失其所恃何惡之能爲乃立黨

卷十二

唐鑑

四

退補齋藏板

自助以傾其相視之如敵國

敵匹也相匹敵之國如春秋時秦晉之類

主勢不已卑乎

九年三月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使田承

嗣之子華帝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

臣祖禹曰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以爲既不能令

又不受命是絕物也

孟離婁上旣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女去聲

齊與吳皆列國也後世且猶羞之代宗德不

足以柔服刑不足以御姦以天子之尊而以女許

嫁叛臣之子苟欲姑息而反以納侮君道卑替亦

已甚矣此公卿大臣之恥也

十年十月諸鎮討田承嗣帝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將還寶臣自詣其館遺之百縑承倩詬罵擲出道中寶臣慙其左右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令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尙爾況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爲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

臣祖禹曰齊寺人貂漏師于多魚

左傳二十年齊寺人貂始漏師

于多魚杜預云寺人內閹官豎貂也多魚地名齊桓多嬖寵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豎貂易牙

卷十一

唐鑑

五

退補齋藏板

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被

鳳沙衛殺馬

以塞道而殖綽郭最見獲

左襄十八年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

通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鳳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陰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畏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皆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

以宦寺敗國喪師

喪去聲

承倩一怒寶臣而諸鎮解

體巨猾逋誅終唐之世不能取魏其爲害也過於寺人貂鳳沙衛遠矣

十二年元載伏誅楊綰爲相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

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
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
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臣祖禹曰上之化下如風之靡草也

語十二君子之德風小人

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靡亦偃

楊綰以清名儉德爲相而天下從

之如此况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內其有不率者乎

是以先王必正其心脩其身而天下自治

記大學心正而

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

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孟離叟云

此之謂也

卷十二

唐鑑

六

退補齋藏板

是秋霖雨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判度支

度徒諾切

韓滉恐鹽戶減稅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帝

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

秋霖損稼滉奏幹不實帝令御史按察奏所損凡三

萬餘頃渭南令劉藻阿附度支稱縣境田獨不損御

史趙計奏與藻同帝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

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曰縣令

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藻南浦

尉計澧州司戶而不問澁蔣鎮還奏瑞鹽實如澁所言仍上表賀請宣付史臣并置神祠錫以嘉名帝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醜之

臣祖禹曰代宗責縣令職在字人無恤隱之心隱

也而阿黨權勢黜之當矣韓滉掌邦計之臣滉判度支

故云掌邦計敢為面欺乃置而不問是刑罰止行於卑

賤而不行於貴近也蔣鎮以諫官受委覆實而共

為姦罔人主卒受其欺廷臣亦無敢言此二臣者

豈非以其君雖欲恤民而卒歸於好利受佞可以

卷十二

唐鑑

七

退補齋藏板

蒙蔽故敢行詐而無所忌憚也是以雖有仁心而

民不被其澤孟離婁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天下愈

受其弊由賞罰不平聽任不明故也且在縣令與

御史則始疑而終察之在戶部與諫官則始疑而

終信之其為欺一也明於疏遠而眩於貴近是朝

廷無公道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書洪範五皇極無偏

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若代宗者其何責焉

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亮陰中動遵禮法閏月詔罷省四方貢獻之不急者罷梨園使及樂工三百餘

人又詔天下無奏祥瑞及獻珍禽奇獸怪草異木內
莊宅使上言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帝令分給所
在充軍儲放諸國所獻馴象於荆山之陽凡四十有
二及豹豹女鬪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
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
出矣吾屬猶反乎

臣祖禹曰德宗卽位之初思致太平知天下厭代
宗之政滌其煩穢決其底滯四海之內聞風震悚
以爲不世出之主也唐太宗紀贊至治之君不世出不數年而致

卷十二

唐鑑

八

退補齋藏板

大亂何哉燭理不明而所任非人求欲速之功役
其獨智而不本於人情故也前晁錯傳策三王計安天下必本於人情

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其德宗之謂乎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者不禁其求取嘗遣中使賜妃
族還問所得頗少代宗不悅以爲輕我命妃懼遽以
私物償之由是中使公求賂遺無所忌憚宰相常貯
錢於閣中每賜一物宣一旨無徒還者出使所歷州
縣移文取貨與賦稅同皆重載而歸德宗素知其弊
及卽位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

馬及縑七百匹黃茗二百斤帝聞之怒杖光超六十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臣祖禹曰代宗寵宦者而縱之受賂雖爲蠹政其害未大也德宗矯其失而深懲之豈不明哉然其

終也舉不信羣臣惟宦者之從至委以禁兵持天

下之柄而授之唐劉貞亮傳德宗貞元末宦人領兵附順者益眾宦者傳序德宗懲

艾泚賊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中護軍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

人舉手伸縮其後人主廢置於其手如王守澄弒憲宗於中

便有輕重

殿立穆宗楊復恭立昭宗自稱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生何之類則其爲

害又甚於代宗何其明於知父之失而闇於知己

之非乎昔者明王欲改其先君之過者殆不然故

夫德宗卽位之初凡深矯代宗之政者愚人以爲

善而哲人以爲憂蓋出於一時之銳而無忠信誠

懇之心以守之記檀弓苟無忠信誠懇之心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未有不

甚之者也

右代宗在位十八年崩年五十三

德宗一

卷十二

唐鑑

九

退補齋藏板

建中元年正月始用楊炎議約百姓丁產定等級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臣祖禹曰立法者其始未嘗不廉而終於貪出令

者其始未嘗不戒而終於廢法令者人君爲之而

與天下共守之者也唐李乾祐法令者與天下共之苟朝廷自不

守其法則天下其誰守之德宗之政名廉而實貪

故其令始戒而終廢其初禁暴非不嚴也而刻剝

之令紛然繼出天下不勝其弊勝平聲蓋法雖備具

卷十二

唐鑑

十

退補齋藏板

而意常誅求人君用意出於法外天下之吏奉朝廷之意而不奉其法逆意有罪奉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爲無用之文也

帝初卽位疏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賍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賍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帝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臣祖禹曰德宗之不明豈足與有爲哉二臣以賍敗而疑天下之士皆貪何其信小人之深而待君

子之淺也舜不以朝有四凶而不舉元凱

左文十八年昔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凱高辛氏有子八人忠肅共懿宣慈惠和謂之八元舜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敷五教於四方四凶謂共工驩兜三苗鯀周

不以家有管蔡而不封懿親管叔蔡叔周武王弟夫以失於

一人而不人取於眾是以噎而廢食也已則不明

不能求賢卒委宦者以為腹心乃疑朝士皆不可

倚仗不自知其蔽也

二年二月以御史大夫盧杞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己者必欲寘之死地引

卷十二

唐鑑

十一

退補齋藏板

太常博士裴延齡為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臣祖禹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而聚於朝前劉

向傳封事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人君得一賢者而相之為

相者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舉其類繼之者

莫非賢也其國未嘗無人焉則是得一賢而百姓

被其德澤者數十年而未已也其任小人也豈特

一時之患哉亦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舉其

類繼之者莫非小人也是以任一不肖而天下被

其災害者亦數十年而未已焉德宗既相盧杞而

杞復引延齡用爲助則其國政可知矣盧杞相於建中之初而延齡用於正元之後是始終之以小人也故德宗之時賢人君子常阨窮而道不得行由小人彙進而不已也

彙類

人君置相可不慎哉

三年四月帝遣中使發河朔三鎮兵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眾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勲皆不遂今欲與諸君共趨魏州擊破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遣人痛入骨髓況

卷十二

唐鑑

三

退補齋藏板

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勲誠且願保目前不敢更有僥覬滔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帝聞之以力未能制滔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滔反謀益甚分兵營於趙州劉怦以書諫止之滔不從遣人誘張孝忠孝忠拒之滔將兵發深州至東鹿將行士卒忽大亂誼諫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違勅南救田悅滔大懼走匿蔡雄等矯傳滔令諭士卒曰今茲南行乃爲汝曹非自爲也眾乃共殺勅使

德宗

又呼曰雖知司徒此行爲士卒終

不如且奉詔歸鎮雄復諭之眾然後定滔卽引軍還
深州密令訪察唱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乃復引
兵而南眾莫敢前卻

臣祖禹曰民皆有常性

書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

后飢食渴飲以養其父母妻子而終天年此人情

之所欲也豈樂爲叛而沈其族哉然自古治少而

亂多由上失其道而民不知所從

語十九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故姦雄得以詭其眾而用之也天寶以後幽薊爲

反逆之區中國視之無異戎狄朱滔劫其民如此

卷十二

唐鑑

三

退補齋藏板

不得已而後從之亦足見其本非好亂也君人者

可以省己而脩政矣詩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

侵

六月詩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先王不以罪四夷而咎中

國反求諸己自脩而已矣

孟公孫丑反求諸己而已矣

人君苟

行仁政使民親其長愛其上

孟梁惠下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

矣驅之爲亂莫肯從也姦雄豈得而詐之哉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

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爲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

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

二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帝從之詔借商人錢令判
度支條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
其不實輒加榜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然如
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錢凡蓄積
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害百姓爲之罷
市相帥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
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悉借商所得二百萬緡
人已竭矣

臣祖禹曰人君用天下之力取天下之財征伐不

卷十二

唐鑑

古

退補齋
藏板

庭以一海內所以保民也而兵革既起未嘗不虐
其民暴斂之害甚於寇盜寇盜害民之命而暴斂
失民之心害民命者君得而治之君失民心則不
可得而復收也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

記檀弓孔
子過泰山

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
問之曰子哭也一似重憂者而曰然昔吾舅死於
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
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識

音借商之事可見矣議者必曰不有小害不得大

利不有小殘不成大功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
是以人主甘心焉而卒致大亂此不可以不戒

帝初卽位崔祐甫爲相務崇寬大故當時以爲有貞觀之風想望太平及盧杞爲相知帝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勸帝以嚴刻御吏中外失望

臣祖禹曰德宗性本猜克

克當作刻唐本傳德宗猜忌刻薄以強明自任

故小人易入用崔祐甫則治用盧杞則亂祐甫輔

德宗

之以寬大固益其德矣杞輔之以嚴刻則合其

性焉由其本猜克故也當其卽政之始勵精求治

舊本紀史臣曰帝初總萬幾勵精治道

猶能任賢一爲小人所指導

而終身不復使祐甫用於貞元之後亦豈得行其

志哉

卷十二

唐鑑

五

退補齋藏板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百五月詔他道皆如淮南又鹽每斗價皆增百錢十一月加少遊同平章事

臣祖禹曰少遊重斂加賦以媚上求寵此民賊也

德宗推其法於天下而以宰相賞之是以百吏成

風競爲刻剝民不勝困以至大亂夫以天官當民

賊孟告子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安得

無顛覆之禍乎

